

赛前(Pre-Race)

距比赛开始还有 2 天的时候，我怀揣乐观的情绪抵达了 Frozen Head 公园。这几日的天气很完美，我的训练状态也不错。此外，我知道有一群坚韧的“老鸟”将出现在今年的赛场上，其中包括 Jared Campbell。此外，对赛道导航的了解也让我感觉很棒，我能在脑海中回忆起赛道线路及每本书的位置。在下山寻找第 2 本书的过程有些曲折，但我仍然跟着一组人共同完成了第一圈的部分赛道。此外，我认为自己能够领先或在需要的前提下独自前进，我也感受到了一些在去年比赛中没有的自信。我想搞定 5 圈，而这次的机会不错。

有幸的是，我还请到了 Julian Jamison 加入我的后援团队。他的到来对我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提振，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妻子 Jessi 的负担。她在我的训练过程中付出了很多，而现在她至少能在比赛时少操心一些。Julian 和我已经商量过比赛策略；一切准备就绪，一旦比赛开始，他将为我准备好所有必需品。我不想露营处退赛，至少今年不能。因为给予我巨大支持的大家庭将再次来到这里，而 Julian 丰富的经验与心甘情愿的付出同样弥足珍贵。

在经历了去年的上午 11:22 开赛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比赛能早些出发。安排好一切之后，我在 8 点过上床睡觉。我知道，海螺号角声将在几小时后响起。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我无需在开赛前夕匆忙准备，被窝整晚都很温暖，肌肉也没有任何不适感或因期待 Barkley 的未知性而产生任何焦虑。不，我感觉很好，只是睡不着。整个晚上，我都处在周期性醒醒睡睡的状态之中，被营地的喧闹与萦绕在脑海里的海螺号角声打断。最终，海螺号角声在上午 9:43 分左右响起，这时的我已经在床上躺了 12 个多小时，但我估计真正的睡眠时间只有可怜的 3 个小时。对于大部分比赛来说，我从未在开赛前夜感到如此焦虑，但鉴于我已经计划好将在那里持续奋战近 60 个小时，我真的很想在开赛前睡个好觉。

第一圈(Loop 1)

我与 Jared 一起爬上 Bird Mountain。在我眼里，Jared 是一位英雄。在我刚开始从事超马运动时，从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启发，我一直期待能有机会能像在比赛中那样与他呆上两三日。我们很快爬到 Bird Mountain 顶端，然后仅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抵达了 Cumberland Trail 的交叉路口。那时我们 6 个人形成一个小队，包括 Jared、我、AT、Gary、Adam 以及 iDom。

在找到第一本书之后，Jared 竟问我是否能跟着我下降到 Chechmate。我欣然同意，随后辨认好方向，开始下山。我熟练地下坡，就像完成 Barkley 赛道上的其它下坡一样，穿过 Flume of Doom 之后到达了位于山脚下的公园角落。伴随着爆棚的自信心，我领先到

达了 Jury Ridge。我的计划是至少在找到第二本书前都采用跟随战术，但我的感觉很棒，便继续领先进。

我带领大家穿过 Jury Ridge 并从 Hiram's Vertical Smile 下降。在某处绕过一颗倒伏的大树时，我慢下来，但他们依旧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然而，我选择抄右侧的“近道”下山以便赶上他们。我沿着自己计划的小道飞驰追赶，在某处我突然想起检查路线进度，而灾难就此降临。随后到来的“巴克利绞喉”，将永远存在于我的梦魇之中。

巴克利绞喉

一根巨大的荆棘条“抓住”了我的脖子，我猛然摔倒在地上，随之而来的疼痛感让我尖叫起来。我花了一秒钟时间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即便在我写出这段经历的时刻，我依然能感觉当时的心跳。我挣扎着从藤蔓中摆脱开来，回到跌倒的地方，但视线中早已空无一人。在我估计形势时，鲜血也慢慢地从脖子上渗出来。我自认为走在一条正确路线上，可实际呢？心中的困惑与疑虑让我决定直接左转去找前面几个人走过的准确线路。我来到那个自认为是他们走过的山坡，然后开始下山，希望能在他们停下来找书时赶上他们。

当我下到山底，周围的一切是如此陌生。听不见潺潺溪流流过的声音，甚至没看见那个通常被当作标识的天然气井，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往北走了太远。或许我并没有向左走的足够远，在真正到达山脚下之前，我意外来到了一小块平坦区域。我再次向左转去，不久后我就听见了溪流流过的声音。我朝着水流声的方向冲了过去，期待能够循着溪流缩短与书的距离。

当我来到溪流边上，所有情况都不对。我看到溪流对面有一条电力线及一条泥泞的小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该出现。我转过身，发现旁边似乎是一个废弃的定居点。老房子的地基零星地散步在荒凉的森林里。一阵恐慌随即而至，难道我所有的训练和准备都只是为了到这个鬼地方来？我所追求完成 5 圈的梦想结果就只找到了这一本书？

此刻，我的内心深处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Barkley 经历的一部分：迷路、孤独与恐慌。去年我避开了它们，但如今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我要克服这一切，而且会做得更好。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试图寻找一个方向。但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这本书在何方！我非常肯定它不在北边，但面对这一切我毫无头绪。我决定回头沿着山底往南边前进，直到我认出了一些熟悉的东西。

最终，我听见了另一条溪流的咆哮声。那一定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我沿着路一直跑到水边，以寻找熟悉的地形。最终，我看到了不远处的另一名跑者，精神顿时高涨起来，我知

道自己很快就能重回正轨了。走近了才看清我的“救世主”的脸庞，是 Starchy Grant。我急切地跑上前，问他是否正在找第二本书。但他的回答让我的心情再次跌落谷底：他在下降至 Checkmate 时走错了路，现在还没能抵达 Jury Ridge，而旁边这条小溪是 Phillips Creek。

我又一次感到一阵猛烈的恐慌，而那时的我并没有时间细想这种感觉。最终，我从 Starch 那儿得到了一些有用的参考意见，离开前我也告诉他该如何前往 Jury Ridge。一阵狂奔之后，我爬上了山顶，又一次从 Hiram's Vertical Smile 下山，这次我找到“完美路线”直奔山下，顺利找到第二本书，但它本该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出现在我的面前。Jared 和领先的队伍一定已经过了 Garden Spot，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爬 Stallion Mountain 的途中。

恢复

在钢铁般强大意志力的推动下，我开始爬 Hillpocalypse。前面那些人已经走得很远了，只有我还在这座山上继续爬，我很快“飞”上山顶，重新来到 Boundary Trail，开始寻找第三本书的踪迹。我依然按着自己的节奏运转。“在找第二本书时迷路，我必须赶上他们，抱歉我必须走了，祝自己好运。”我以最少的时间找到了第三本书，此刻我的眼里只有向前，快点往前跑！

在 Brad Bishop 的帮助下，我很快完成了 Garden Spot 的进出站，带上一些饮水，开始往 Stallion Mountain 山下走去。在 Leonard's Buttslide 的下降过程中，我遇上了 John Fegyvereisi。遇见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走出刚才迷路的阴影。随后，我又遇上了去年在 Rat Jaw 同行的伙伴 Georg Kunzfeld，他也正与一支小队前进。

在撕下放置在 Stallion Mountain 的又一页书之后，我下降到 New River。我得穿过这条河，沿着河岸往西走了没多久，我发现一颗倒伏横跨河流两岸的大树，我（借助这棵树）稳稳来到了河对面。随后，我踏上了寻找新书的路程（这本书取代了去年的那本）至少现在我来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感谢 Lazarus 的提醒：“那里有一颗死树，大约在上山路程 3/4 的地方。”他的话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我的搜索范围。在找了一会儿之后，另一只小队赶了过来。在 Georg 的建议下，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山脊继续寻找。在花了 20 分钟检查了另一些死树之后，我找到了那本新书。我大声呼喊着一侧寻找的小队并告诉他们书的位置。随后的我，再次踏上独行的旅程。

最终，我来到了最喜欢的那部分赛道：Rat Jaw。此时的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将去往何处，也知道该如何抵达目的地。大腿稳稳地推动我往山上爬，穿过三段艰难的原始针叶林后我来到了山弯附近，接着爬上 High Wall。当我快到顶时，Fegy 再次超过我，他鼓励我

继续前进。到达山顶，我又超过了一名跑者，也从等待在那儿的朋友及家人手里拿到了久违的补给。

成绩与计划的相去甚远，但我却仍在这儿。最终，我得知 Fegy 是我和领先集团之间唯一的跑者，我落后领先队伍约一小时。在遭遇意外与随之而来的崩溃后，事实上我已经慢慢地追回了一些时间。我在监狱路段追上了 Fegy，我们一同穿越隧道，简单地交流，我也告诉了他我所遭遇的那些噩梦。

当我们来到 Razor Ridge，我再次开始发力。很快来到 Indian Knob，并沿着完美线路下降到 Zipline，随后又一鼓作气爬上 Chimney Top。从精神上讲，我非常想在 9 小时内完成第一圈，最终我耗时 8 小时 58 分回到起点处的黄色栏杆。

第二圈(Loop 2)

到第二圈的过渡平稳而高效。我吃得不错，Julian 向我保证我的时间没有问题，在脚上贴过几小块胶布后我来到了起点的栏杆处，准备出发。此刻，太阳正要落山。我开始爬 Bird Mountain，我知道自己仍然有机会（在关门时间内）完成比赛。我只是再也经不起重大失误的打击。第一圈出现的导航错误不只是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消耗了额外的精力来应付这些额外的地形并尝试赶上领先小队的步伐。

我很快找到了第一本书，并沿着一条不错但并不完美的线路下降至 Checkmate，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下降去往第二本书的地方（第一圈走错的位置）。这一次我稳步向前，定期检查线路是否正确，这样我就能保持专注以寻找这本书，而不是试图寻找前进的方向。尽管我一路小心翼翼地前进，但当我到达山脚下时感觉仍有点不太好。顿时，焦虑笼罩上来，但在简单环顾四周之后我看到了通往天然气井的路，我也明白了自己究竟在哪儿。我朝着书的方向走去，尽管浪费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间，但也避免了重蹈第一圈的覆辙。

正当我开始攀爬 Hillpocalypse 时，右侧闪来一束头灯光线，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对于他的困境，我有强烈的同感，我等了一会儿，头灯缓缓地靠近了我。是 AT，他仍然在寻找第二本书。此刻的我距离那本书并不是太远，我给他指了指书的位置，随后继续往山上爬。在靠近山顶的位置，我遇见了 Rhonda，一个盲人跑者，她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完成了 Checkmate 和 Hiram's Vertical Smile 的两段下降，并爬上了 Hillpocalypse。在这样危险的地形上穿行，她什么都看不见。即便有一个指导队员为他指路，有些东西我仍旧无法理解。在有人引导的情况下，她在 Hiram's Vertical Smile 下坡的表现可能比第一圈时的我还更好一些。

我继续往前，平安无事地完成 Garden Spot 的进出站，并踏上前往 Stallion Mountain 的路。虽然我原本打算尽可能长时间跟 Jared 呆在一起，在独自前行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非凡的困难，我也很享受这样的经历。黑暗静静地笼罩着这丛林，此刻只有我与赛道，相拥在在 Frozen Head 这美丽的山林之间。除了自己与时间，我无需再担心其它任何人或事，我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比赛。如果我想停下来系紧鞋带，我可以；如果我想把时间花在溪流穿越以避免湿鞋，我也可以。最后，我可以做任何我感觉能对我的比赛有利的事情，而不用去担心与其他人分开或受到比赛中其它人的影响。

当我开始 Leonard 's Buttside 下降时，我看见在山底附近有几只头灯。我当然没打算赶上领先的小队，真的吗？我沿着路下山，看见了 Starchy, Brad 和 Kim 还在寻找第一圈的书。我领着他们错过了那本书，在下山独自走了很远，我再次折回去寻找那本书。在不远处 New River 水流咆哮声的掩映之下，我朝着它们大声呼喊，希望他们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我得继续上路了。他们最终找到了那本书，并有条不紊地继续前进。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一圈比赛及远离赛事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成就上所表现的决心，是每个身处体育运动之中的人都应该追求的东西。

我继续前进，顺利翻越 Stallion Mountain，渡过 New River（这次我的鞋被打湿了），找到了那本新书，穿过了 Rusty Barrel，接着翻越 Rat Jaw，爬上 Indian Knob 山顶。这一切，有条不紊。此刻，我的信心高涨，身体感觉非常棒，而且在进食消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在下降至 Zipline 的过程中，我在线路选择上有些偏差，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翻越 Chimney Top 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期待着什么时候能遇见第三圈从相反的方向迎面而来的 Jared 和 Gary。我翻越了 Rough Ridge，但仍然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在下降至起点营地的半路上，我们终于相遇。我仍在不断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而如今我落后的并不那么多。我赶紧下降回到起点处的栏杆，第二圈用时刚好在 11 小时之内。此刻，晨光照亮了新一天的开始。毫无疑问，这个成绩比我预期的慢一些，但我的完赛希望依然“活着”。

第三圈(Loop 3)

从 Julian 及家里人那里拿到准备好的一切之后，我很快踏上了第一圈反向的赛道。我很快翻越 Chimney Top，这里的下降很危险，一旦走错路下到山底，你将远离赛道。为安全起见，我决定宁愿绕远一些沿着溪流往上游前进，如此一来我能沿着溪流对岸旁边的山嘴完成剩下的下降路段。幸运的是，我并未多走太远，并在没有损失多少时间的情况下，顺利找到了放置在在 Beech Tree 的书。

在向着 Zipline 爬升的过程不太顺利。在转弯上山之前，我在错误的地方穿过了溪流，这里我花了些时间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令人非常欣慰的是，我在小径间穿梭时碰见了正在下山的 Dale Holdaway。事实上，他是我在整个比赛中遇见的唯一一个正奋战在第二圈的跑者。在下降前往 Indian Knob 的过程中我完全错过了 Razor Ridge。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失误，因为几乎所有的下山线路都能来到监狱附近的位置，这只是另一个小失误。但在完整 5 圈的比赛，即便是细微的失误，也能浪费掉你很多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相当平稳，几乎没什么失误。随后，在我第一次完整的 Rat Jaw 爬升过程中，我强有力地推动自己前进，我选了一条不错但并不是最棒的路线爬升至 Stallion——在经过了 Leonard 's Buttslide 后，我循着一条错误的小溪旁边的吉普车道向上爬，但我很快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以一个自认为相当不错的的时间抵达了 Garden Spot。我对找到剩下几本书的感觉相当不错，但在不久后，我发现自己在寻找第三本书的途中爬上了一座错误的山。我过早地离开了（山体）边缘的小径，并最终来到 Emory Gap 错误一侧靠近 Squire Knob 的地方。随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结果就是在伤心的同时，我必须接受另一段额外的爬升。等我最终找到这本书，我再次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幸运的是，我避免了完全重复第一圈的灾难。就像 Lazarus 经常提到的，对公园的地形与总体布局的了解将我从更大的错误中解救出来。

我继续前进，最终找到了倒数第二本书。这时我想起了去年自己在爬升至 Chechmate 时的糟糕表现，而这一次当我爬到山顶，总体感觉仍相当不错。肠胃表现的依旧出色，除了吃一些常规的食物之外，我还加了一些由 Jessi、妈妈与姑妈手工制作的零食。我采取一种策略来提醒自己进食——我在手表上设置了一个计时器，每次闹铃响起，我就会吃掉剩余补给中我能吃但最不想吃的东西。我想保留更好的选择，以防遇上包里只剩那些过得去的补给食物的尴尬局面。

我下山回到起点的黄色栏杆处并触摸了一下，这一圈大概用了 12 个小时。由于一些导航方面的失误加上略微有些下降的速度，这一圈的耗时比我希望的慢很多。我曾想赶快回到营地并再次出发，并且在白天爬上 Zipline。那已经不可能了，但 Julian 和 Fegy 说我仍然有机会完成比赛。我把脚抬高休息了一会，但没有 Jared 和 Gary 那样奢侈的睡眠时间（我回到营地时）。尽管我导航出现了失误，在经历巴克利绞刑之后我依旧能跟上他们的节奏。在事后看来，我可能应该加快自己的移动速度回到起点，然后跟他们一起出发。这一点可能会省下我在后来出现的一些导航失误中付出的宝贵时间。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也是很珍贵的。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疼痛感；而此刻我的肠胃对很多常规食物也没有了反应（不能消化）。幸运的是，Fegy 手里闪出一把 Nutty Bars，我感觉自己当时的反应就像一只饥饿的狗看见了牛排一样。在我前

往起点的过程中，他又塞了一把 Nutty Bars 到我的背包里。此刻，我正踏上从未涉足的旅途。

第四圈(Loop 4)

在第四圈出发的时候，我已经 36 小时没合过眼了。实际上，距离我上一次良好睡眠的夜晚已经过去了 60 个小时（开赛前一晚没怎么睡）。不过，我仍然很警觉。迄今为止，一路上我没有摄入任何咖啡因，我感觉它会让我在两圈之间花费更多时间来睡觉，总的来看这没什么价值。我开始朝着 Chimney Top 往上爬，此时的我肌肉酸痛，寻找着前方 Jared 和 Gary 的头灯光亮。我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看见过他们（的头灯）。山坡是如此地陡峭，四下一切被黑暗吞噬，以致于很难说我在远处山上看见的是一只头灯还是夜空中的星星。

这一次我没有相信自己的判断或是利用指南针而下降到了 Beech Tree。我决定依靠之前几圈走过的，“看上去”辨识度高的小路前进。当我靠近山的底部，我意识到事情正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我朝南方走了太远，远离了小溪。我快速调整了前进方向，朝着溪流走去，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错过了 Beech Tree。四下黑暗令人窒息，几乎没有任何能看见的路标作为参照。我再次依赖自己的地形知识，开始朝着一个我觉得至少能让自己找到一些熟悉地形的方向出发。最终，我来到了两条通向 Beech Tree 的溪流的其中一条，并顺着它回去。我再次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但在这些错误的背后，我的剩余的时间正在一点点地被侵蚀。

不幸的是，我夜间出发的这一圈才刚刚开始。我沿着自认为正确的路径向 Zipline 爬。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自己本该已经穿过溪流，但我走得太远以致于路过了正确的渡河位置。我跑回去，仍旧找不到正确的地点。在往回走的途中，我焦躁地用头灯扫视着溪流对岸，但看不见任何地标。我继续往下游走，并决定沿着我认为离自己寻找的地点很近的位置穿过小溪。

然而，当我来到小溪对面，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山嘴的位置，两侧是异常陡峭的山坡，难以有效地翻越。我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沿溪流继续寻找正确的赛道了，因此我沿着似乎唯一可行的方向继续前进——向上。当我正往上爬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方位上错得很厉害。我检查了地图，得出的结论是我正处在一个错误的山嘴位置。我没有时间再下山重新找路，而且山嘴的另一侧同样非常陡峭，也很难有效地沿着等高线平行移动。我决定继续向前。我前进的方向或许并不是朝着 Indian Knob，但如果还有一个方向能够前往 Indian Knob 的话，那就只能是继续往上爬了。我换了个方向设想当下的情况：一旦爬上了山脊，所有事情就能迎刃而解。

这里我要停下来讲一个故事：我的家族在 Beech Fork 附近的同一片土地上居住了超过 200 年时间。其中一支延伸到 Frozen Head 南部边缘的山脉在那之后被命名。当我在 2015 年第一次参加 Barkley 并开始研究地图，我意识到这座山的名字拼写为“Kelley Mountain”，没有谁会让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我开始搜集所有必要的证据与社区支持以向美国地质局提交修正拼写的申请。几个月后，我们最终取得了成功。现在发行的这套地图上显示这座山的名字仍为 Kelley Mountain，但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库已经修正为 Kelly Mountain，并在旁边备注了我的家族历史。但这一变化应该在下一版发行的地图上显示出来。

现在我们回到第四圈的场景中：经过一段恐怖的爬升之后，我目前站在 Zipline 地区的一条山脊线的顶端。脚下的山脉向远方延伸，我简单地欣赏了四周这无垠的夜色。查看地图之后，我绝望地笑了。我正站在 Kelley Mountain 的顶部。有些人或许会将这称之为讽刺，但我只会把它称作另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我得到了这个时候，完成 5 圈的希望被另一根钉子钉进了棺材之中。

绝望产生出巨大的“成就感”，但我并没有要放弃的意思。至少我清楚地直到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前进。我走上山脊，绕道前进之后我最终抵达了 Indian Knob。撕下了书页之后，我开始朝着监狱出发。不幸的是，我犯了跟第三圈相同的错误，又损失掉了另一部分时间。

至少我现在感觉自己仍然很坚强，然后我开始向 Rat Jaw 进发。如往常一样，这段路没花太多时间，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之前把自己的滑雪帽放在了口袋里，这是我 12 年来最喜欢的一个，这也是我仅有的两个能完全套住我这“不合理”的大脑袋，还能把耳朵全部覆盖住的帽子之一。在某个地方，伸出爪牙的荆棘从我身边偷走了它。而它仍坐在那里，这一切都是恐怖的 Barkley 所带来的悲剧而无辜的“伤亡”。

在山顶等待我的，是 Julian 急切的目光。比赛伊始，我就从未在山顶塔楼见过任何人，而他，是第一个。他跟我确认了我还有时间（完赛），但我再也经不起任何失误的打击。离开营地时我与 Gary 和 Jared 本来仅有 20 分钟差距，但因为我在自己“祖先的山上”逗留所消耗的时间，差距重新被拉大到一小时。我依旧警觉，到这个阶段还未摄入任何咖啡因。

我沿着煤炭路面（这一地区，曾经是开采地区）下山，虽走得很顺利，但心里对寻找下降至 Pighead Creek 的正确路径有些困惑。这里找几分钟，那里找几分钟，而时钟却正朝着 48 小时无情地转动。当我抵达山底，穿过公路并向着 Rusty Barrel 前进。在黑暗之中，虽然只花了一小段时间就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但时钟却仍在滴答作响。

我开始狂奔，从 Barrel 开始往上爬。经过一段显著爬升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在小溪错误的一侧。因为高墙的阻隔，我没有任何选择，只得照原路下山再穿越小溪。珍贵的时间，再次溜走了。最终，我再次踏上了去往枯木（之前提过的，那里放着一本新书）的路上。就是这里，一段夜间的爬升，没有犯错的余地，遇上去年赛道的死对头：Stallion Mountain。

我穿过这条河，向着我的起点继续前进。在我向上爬的时候，总想要避免在 Stallion Mountain 底部附近生长的茂密的灌木丛。我稳步前进，搜寻着道路两旁的地标。不知何故，每次当我想起接下来一个地标在何处时，它真的就在那里。就这样，我沿着完美的路线爬上了山顶，从离开公路到爬上山顶，一共只用了 45 分钟。去年我的希望被这段爬升碾碎，而今年它在这里完全点燃了。我仍剩下大约 5 小时，余下的这段赛道是我认为最容易导航的部分。

我再一次搞砸了在 Leonard's Buttslide 之后的那段爬升。我明白自己这次是从正确的小溪出发，但我不知何故向右漂移太远，多花了几分钟才来到正确的位置。在经过 Garden Spot 后，细微的食物仍旧在继续累积。我错过了煤炭池塘的转弯，然后在寻找沿煤矿开采边坡下降至 Hillpocalypse 的小路上遇到一些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长时间的睡眠缺失问题终于袭来。在过去几本书的寻找过程中，我一直在尝试咖啡因药片，但它们什么用也没有。我一点儿也不喝咖啡，所以它们缺乏作用仍让我觉得有些困惑。进食上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尽管有些补给听起来很不错，但不幸的是我吃光了眼前唯一能消化的东西：Brenda 阿姨手工制作的曲奇饼干。

老实说，这也给我这一圈剩下的旅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清楚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地方，我想法发生了从有时间在第五圈出发前小睡一会儿到或许无法完成第四圈的转变。我清楚地记得：在没剩多少时间的情况下，我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开始往 Bird Mountain 山下走。在某个时刻，我碰上了 Jared（第五圈）并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些关于剩下的时间不够的内容。他告诉我，我还有机会再关门时间内回到起点，然后快速沿着与他相同的方向出发。

我半睡半醒地来走近了起点处的黄色栏杆，拖着登山杖，嘴里自言自语着难以理解的内容。当我触碰起点的栏杆时，距离 48 小时的关门时间只剩下 12 分钟，Julian 与新加入进来的后援人员（包括 AT 和 Fegy，他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马上开始采取行动换装。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换好了合适的衣服并背上重新装好补给的背包，开始踏上第五圈的征途。身后不远的地方，Julian 残忍而有力地重复着我的那句话：“在营地，没有退赛”

第五圈 (Loop 5)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会儿，便继续出发。我向前走着，脑海里只想着一件事儿：去哪里睡觉。那边那些原木看起来很不错，也能让我避开起点黄色栏杆处投来的视线。不过，那里也许只有一点阳光。那边的岩石怎么样？我不知道，那看起来有点远。最后，我想我只是说：“管他的。”然后在距离起点栏杆处 100 码左右的地方，枕着自己的背包躺了下去。后来，Laz 将这个点命名为 Upper Kelly Camp。我并不建议保留这个称号，除非他们解决羌螨（一种虫子）的传染。比赛结束之后，这一问题困扰着我。

我想我断断续续睡了 30 分钟或更多一些，但说实话我不记得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转身朝山上走去。当我醒来时，我从未想过要做出其它选择，那就是我要走的路。当我在小径上蹒跚前行时，我的决心与能量慢慢恢复。我能完成它，我只需要在白天完成一圈顺时针赛道。除非出现重大的失误，否则这一定是可行的。我加快脚步，很快爬上了 Bird Mountain。到达这里时，我的速度比完赛所需的快很多。

当我撕下第一本书的书页，难以想象的困倦再度袭来。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了路爬上 Checkmate，然后站在山顶四处张望。我无法下山，我坐在一棵树下考虑自己当前的状况。山上风景秀丽，阳光和煦，微风轻轻拂过树林。此刻的我正坐在松树林的树荫之下，像个孩子般平静睡去。这，也正是 Barkley 危险而令人恐惧的地方。

随后，我醒来了。我丧失了时间，但如果这圈剩下的一切完美，我不再打盹，我能完成这一圈。我转身开始下山。我的内心深处明白，如果现在下山，很大程度上便无法回头了。我可能会一路走出 Goby，然后蹒跚地走回营地，但那种可能性是不愿意考虑的。是我让自己陷入当下的情形，所以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主意已定，我永远也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我吃掉了能吃的食物并开始往营地方向往回走。大概在我走了几百码之后，我再一次睡着了。这一次，我仰面躺在地上。我想要起身继续往回走，但我已经完全失去对现实的控制。

我开始两脚交替着机械地向前移动，但我感受不到自己是否真的在移动。

我睡着了吗？

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吗？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这是 Barkley 吗？

不，Barkley 还没有发生过，是这样吗？

当然，我还没有再次失败。

这一切都是一个梦。

今年，我将完成 5 圈的赛道。

混乱的思绪填满我的脑海，直到我重新回到赛道上并开始从 Bird Mountain 下降。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一条漂亮的树荫条纹投射在小径上。我躺在树荫下，如果这一切是现实，有人会在哪里遇见我。

当我醒来时，树荫已完全从我身上移开。幸运的是，在这一圈开始之前，Jessi 强迫我涂上防晒霜（尽管我抗议），否则我的脸已经沸腾了。我慢慢恢复过来，开始沿小路下降。我的脑海中一直想象着这一切，想象它们其实从未发生。我回想，如果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让我继续向前，想象一下自己沿小径回到山脚下。在某个地方，我碰见了两个徒步的人，我想，不论想法是否正确，我相信其中一个是 Joe Kowalski。谢天谢地，他结束了我的比赛并给了我水。最终，我发现自己摇晃着回到营地。我花了 1 个小时找到了第一本书，却花了 4 小时回到营地。我坐在起点的栏杆处，痛苦地意识到我的比赛真的结束了。

赛后(Post-Race)

最终，我在营地休息了一段时间，吃了一些 Barkley 提供的炸鸡和披萨，然后打盹等待着 Jared 的到来。我听说 Gary 最终没能完赛，这也让我们俩成为了唯一两个第五圈出发却未能完成的参赛者。因此，我们也成为了 Barkley 历史上最出色的第 15 和第 16 位参赛者，但最终我们仍旧不是完赛者。当 Jared 回到营地，历史性地第三次完成 Barkley，我设法从媒体包围的圈子里挤出一条路去跟他握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走的更近一些。我需要回家睡觉，我相信他也一样。

在途经山间被“山猫”抓伤后不到两天的时间，我穿着西装回到 DC。当我回到家，我也终于有时间去看了火星救援。而当我看见男主人公在失落与孤独中面对同样的一系列事件（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灾难与咒骂，然后是不断地重复）时，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基本就是我的比赛走势。我的比赛体验比坐过山车更为跌宕起伏，但不幸的只是我没能完成比赛。我还能更充分地理解并欣赏 Frozen Head 的奇观，它危险的表面下覆盖着的美丽山峰，而那也将成为我心中永远温馨的家。

在度过了比赛结束后的最初几日之后，我感觉这场比赛完全就像是一次令人愉悦的忧伤。我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也为这么多人能从我的比赛中得到启发而感到高兴，但我还是没能实现目标。无限的假设分析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估算自己大约在导航失误上面浪费了超过 4 个小时的时间。即便减少其中的一点点失误，也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获得适当的睡眠。

或者，如果除去第一个失误，我便能紧跟 Jared 和 Gary 的步伐，这完全足以改变我的比赛走势。除了开赛第一个小时外，我全程都在独自战斗，这是一次非凡的体验。这和去年的比赛完全不同。对于自己的努力，我也感到非常满足。然而，如果我说“若不是全凭自己的努力，那我宁可不能完赛”，那一定是在撒谎。

成功不能以实际比赛与计划的拟合度多好来衡量，但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去衡量它。前方的障碍可能会改变通往目标的道路，但它并不能改变目标本身。我也许走遍了迄今为止所有能通向第二本书的小径，但我没有走完所有通向最终目标的可能路径。我知道如何走出更大的一圈：我的沮丧变为愤怒，它将坚定我向顶峰又一次尝试的决心，而不是在退回去重复之前向着山顶靠近一点。无论是走错路返回重复，还是最终取得成功，那都是 Barkley 的魅力的一部分。它或许看上去只是一场残酷的比赛，但它其实是一个惊人的机遇——让你看见：如果你的目标定得太高，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对我来说，这场比赛之中存在一个令热人难以置信的疏忽：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你努力向顶峰前进的过程中，其它人能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我的妻子 Jessi 给了我超人般的支持。当我训练的时候，除了我的工作与训练，Jessi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和这个家庭的一切。Julian 花了一个延长的周末来到田纳西为我提供后勤服务。感谢我的父亲，我的表弟 Joe，以及剩下在 Morgan County 的亲戚朋友们，你们的付出让我的这场比赛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感谢你们照顾到除奔跑之外的一切。在我吃不下任何其它东西的时候，母亲和 Brenda 姑妈的曲奇饼干给我力量让我继续前进，当然我也不会忘记 Starchy Grant，是他在第一圈让我及时回到了赛道上，我才能在关门时间内完成 4 圈。